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十一

省規類

萬曆疏鈔卷十一

省規類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鍾羽正吏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際出使者嘗辜寔後跋前動輒得咎閱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為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鷙之

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諸臣下當其未流揣已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尸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會迎逢坦然而不忌於是有冠裳擁集筐篚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辭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

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蹙額應之不能過三二爵

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寛大原非以醉飽
過纒人耍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 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
宸斷而吏科恒置疏保留保留非諫也而有時乎爲
諫則雖不諫而以諫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
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
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
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
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

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
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
捐脾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
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
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
貳而外者棲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
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爲平也
臣請循內遷之與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歲
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

使內外久速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途本緣資
俸而少有更變則營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
自今掌印者非有眞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於覆
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囘日不問接補何科
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眞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
官使非眞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
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
又聞衙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

科晝本此緊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尊亦非給事中所得免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讓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

敢置升毫私意於其衆也臣本當到任後言念一二入京師人便謂臣闖類亦故先陳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冉飭遵行若謬率妄言則妄言者斷不宜居此職即當逐臣得早去耳孰能以不肖之身隨狂瀾也

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勑銓臣亟斟

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微臣待罪掖垣歲月稍久習聞科中故事各科缺都給事中未有不以左給事中陞補者頃吏科偶缺應推自有定員吏部無因輒將臣調補 陛下不察其所以然之故從而俞允之臣俯仰天地無處容身不得不披瀝自明冒昧祈免蓋爲國事計久長求正當非止自便身圖與逃怨謗而已者 陛下幸霽威垂

聽焉夫 祖宗當開創時鼓舞豪傑不拘故常然於六科近臣有超遷無更調豈不以比肩事主原無軒輊分曹盡職自足輸忠乎各科之調吏科僅僅夏言周邦傑言由 皇祖特眷非事例也邦傑自係才名然談者謂出相臣私意調人與見調於人者而今已兩敗矣臣不敢希 陛下特恩亦不敢作相門私客一朝被命非特微臣自駭一時朝士皆為臣駭之夫國家用人準諸令甲已耳苟憑胸臆誰不效尤他日禍行定序競起風波瑣闥清班半栽桃李厲階之梗

誰實生之且臣之求去也　陛下方以兵事留臣及臣之談兵也　陛下又以吏事遝業匝月之內一彼一此信不可知煌煌綸綍寧容等兒戲耶由前言之則變亂祖制由後言之則悖違　明旨臣不顧聖朝有此舉動也銓臣實難年來覆車相屬獨有循規蹈矩蕩蕩平平可以不墜身名可以保全善類自專權之旨一下而長安棼若亂絲元氣稍稍斲矣爲今之計閣臣宜去成心該部務持大體異同愛惡霧釋煙消庶幾不失太和景象乃抑一人而拔一人擾無事

以爲有事形影互詫噂沓頓生一局完棋能堪幾番孟浪臣不願吏部有此便宜也臣行能薄劣百不如人獨一念硜硜竊附鄉黨自好故人皆以官自樹臣獨以官自汙今日報陪明日報留又明日報調造作矯揉盡戕本質唇吻敝於告訴心血耗於封章中夜自思畢竟得何受用臣不願生平有此遭際也臣病日甚皮骨僅存茂林豐草之思未嘗一息去念束書數卷尚在行囊徒以兵事倥偬明旨嚴切於義不得便拂衣耳今得借此題以脫冗局因調手而掛舊

冠南北之南班瓜之班閑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臣不
幸之中有足自幸者在茲氣念事體人情終非妥當
疑臣微愚伏甚切杞憂雖欲不言終難嘿嘿已耳伏乞
陛下識念資格齡老當遴蓋明旨之當信思目前兵科
老臣董惠不能於惠乾容臣勉竭精神服勞數月以明
陛下所以留臣及臣所以爲 陛下少留初意該科
都給事中員缺勅下該部再行酌議查照舊規循資
擢用俾政體平議論一師師濟濟無忌無猜宗社臣
臣均受無窮之福何幸如之臣 干冒天威無任激切

悚懼之至

陪推蹤次分義難安乞循舊例以一事規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不肖樸樕無所比數仰荷 聖恩拔自外吏授以諫職計資量俸視諸 臣盡不啻後矣詎緣一時國事諸臣誤以忠言偶蒙譴斥累累去國垣省幾空遂致 臣兩期之俸承乏之禮垣之缺月叨逾涯尺寸罔效曠負之釁方凜凜焉日切飲冰乃者吏部題補吏科都給事中員缺推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而謬以 臣陪 臣實不勝惶懼蓋衙門之遷轉推陪各有一定之規

具在 臣 衙門者資同則論俸之淺深俸同則辨資之
先後自昔相沿已非一日即吏科之掌印間有自他
科轉者重所司也例也然而陪推之次第未有越實
俸而及者顧所安也亦例也 臣 衙門之資俸孰先孰
後孰淺孰深在部中原有定序在部臣自有真知吏
科之陪奚爲而驟及 臣 哉科中之重俸猶吏部之重
資吏部之轉司必不肯紊有常之資而以後凌先科
中之轉科必不可紊有常之俸而舍深就淺今以陪
推而不問俸則正補又將何據科推而不論俸則部

推又何論資籍令該部不循資而推臣不知部臣之心能自安否而柰何欲臣衙門中安之近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之推太常寺𠀃以科臣許弘綱陪矣以弘綱之俸再次汝華陪推原非越次而止以冀俸虛實之間稍涉嫌疑弘綱且不憚再三之瀆屢屢引疾求去以明志豈故爲是矯激亦謂此心不能自安耳臣之陪推越次事屬周章大非弘綱比臣獨何心而能安也至該部推補疏中謂臣有閱邊勘河之勞等語若以是爲臣解者臣捧讀之愈益慚赧欲死無地

自容蓋人臣於國家誼當致身以圖報塞即損糜頂
踵何得言勞即殫力經營何得言績而況臣之奉此
二役秖相沿於故事罔收效於消埃疆埸之耗蠹如
昨河淮之氾濫滋甚辜戾方叢勞勩何有假程勞之
舉謬爲越次之推是特重臣之不德而以此愧臣耳
且自世道不古仕路多岐一官而內外異則隨內外
而生隙一缺而燠涼異則隨燠涼而起竇𤍠所以不
至濫觴無紀極者猶恃有例以隄之也例之隄人與
坊之隄水同功例何可盡廢儻欲盡舉而廢之脫人

不必皆自好意不必皆至公將無徒熾奔競之風而啓恩權之漸乎是亦理勢之或然而爲維世者之所當長慮而却顧者矣即如 臣 衙門都給事中內外之轉原以俸爲據說者病其拘泥而毅然欲新之一旦業已題覆而竟不可行則舊例之難破蓋亦昭然已孰謂陪推而獨可廢例爲哉 臣 非不知陪推原非實轉而不能不爲是喋喋者誠不能不爲 臣 赧然愧而又不能不爲世道瞿瞿然慮也伏乞勑下該部以後各衙門推轉推陪二 遵各衙門舊例勿得輕有紛更

自決隄防以滋嫌疑以開儌倖庶朝有畫一之法人
絕覬覦之思且心志各安圖報自力亦未必於任官
不無小補矣

因讓致嫌苦心轉甚乞賜罷斥以全國體疏

許弘綱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該吏部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爲謬執招尤乞賜罷斥等事奉有　嚴旨罰俸半年臣見之不勝駭愕夫四科之蒙罰也激於辨臣之疏而臣之原疏直以固辭調科耳由前而言則四科知臣矣由後而言則四科罪臣矣臣之可知與可罪固將曉然與天下共見之而敢欺隱於君父之前哉臣行能在諸臣中爲最下兼之孱弱不任驅驅念惟於功名一路稍稍退

步庶可以不負清時故陪推則辭叙功則辭臣行
志而已人之疑信不敢問也況吏垣之稱職尤難調
任之特恩希遘故方該部之懸缺而久不補也一時
僚友人懷退讓之心觀近日陪推者之具辭人情大
略可覩矣臣聞命驟驚心神震蕩恐外庭之疑及閣
臣也故直侵該部以冀自明恐該部以套數目臣也
故峻厲其詞以冀必免見閣臣以部議推託也又危
言以冀必從一時氣象倉皇語脈放蕩人情數多
駭之而臣亦自悔之矣若惓惓以資格為言誠見夫

科臣之以左陞者十九而以都調者僅百一也借陞
以都調因讓以爲辭迹若有所推轂而臣之本意不
過歸潔其身而已夫資望之說自該部言之則爲公
自臣等當之則爲累項者莫俸一節部議堅執留臣
臣之復出也日夜如負芒而行以爲東事稍寧至秋
必以疾請萬萬無坐待來歲京堂之理此情此語內
而妻子僮僕外而親朋僚友無不知之業已懼爲官
所累矣而又添此一番拔擢臣以爲必不能勝之任
而必不可戀之榮也故不覺其辭之過耳夫世風之

日下久矣使臣 官日進而不休嫌日多而不忌形迹猜疑又寧無借別語以汙臣者耶臣之虞敗良亦有由中夜自思病在狹量淺衷而乏深沉宏遠之度耳使閣臣能驅臣臣甘迎閣臣則臣之不肖何如者四科何不廣詢熟察於未調之先而令濫竽此秩耶蓋此激彼忿均屬意氣試反求諸本心或不爾矣夫人臣之義無私讐下惜身名上存國體如是而已臣與四科何隙徒以粗心浮氣一見於封章雖刻意辭官猶然速謗業已辱國辱身乃致令 主上震動 詔

旨紛紜致戾和平人滋惶惑四科尚爾蒙罰則臣爲
禍始洄國法所當首治者尚敢杜門結舌冀逃斧鉞
之誅哉伏乞 陛下亟罷臣官放回原籍以懲瀆擾
以警效尤庶政體平正人心漸安而臣亦可持一念
硜硜歸見父母所全多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屏營
待罪之至

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凡除授推陞各有一定資格其間常有變通變通後可久行者即爲事例見今科道吏部司屬毎年推陞所謂年例者是也 臣部常行原無他議即今科臣有所異同不敢不申明之六科前時自左右各給事中一年春秋二季外補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隨人數多寡以爲准惟都給事中前時人衆有一內三外近始定一內一外內則卿寺外則參政皆係依

次輪推非有甄別揀擇於其中則常有有者至於例有
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以言責以耆舊徵用皆奉特
命間一陞之乃名闕陞則間有者此實內外通融之
法事在本部職行有不敢輕舉預設及遽改易者邇
數年前科道皆未蒙陞轉甚爲壅滯　臣於三十二年
六月間攝銓事查有都給事中禮科張問達原擬內
補刑科楊應文戶科姚文蔚原擬外補皆一內一外
臣即推張問達原擬太常寺少卿又推吏科項應祥
擬陞太常寺少卿爲一內皆蒙命隨以工科侯慶遠

調吏科兵科田大益前將兵部以邊功擬陞京堂次
月蒙命陞太常寺少卿是時六科皆在舊日擬陞之
中原無可外補者適科臣楊應文亦據吏科手本送
文選司稱本官差勘征東功次陞都給事中乃先期
叙陞欲照邊功陞京堂於時吏科會同文選司會議
該司據議呈 臣臣未敢核便令該司將先後情由復
請 明旨准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次年候慶遠
陞太常寺少卿而戶科姚文蔚尚候前陞禮科邵庶
自家起方伏職刑科夏子陽出使未回工科缺員亦

無可外補者遂未舉行又次年邵庶推太常寺少卿陳治則方陞吏科留管大計例不外補照例以次俸梁有年挨次補方出使朝鮮本部日待與節乃梁有年遠還自言當外臣前疏嘗質之遂陞參政訖今年春計事竣陳治則當補內擬陞太常少卿亦當有外補者　臣　疏畧言之忽聞科臣有謂治則為閏陞亦當有正陞者擬議異同　臣　以舊例遇推陞科臣係文選司行文吏科查資俸履歷前來凡左右各給事中年例則會同酌議而行至都給事中則凡內外補皆本

部照序擬疏未有該科徑自擬正擬閏者即有之亦
須會同酌議初非本部所能泥者今年初議時皆在
原擬陞之中惟兵科宋一韓資俸皆深當轉該司照
吏科送俸資擬陪推邵庶太常少卿舊科道年例俱
二三月舉行今年延至六月後尚未定於時刑工兩
科尚未奉命到任月後始至今方見在臣惟官爵內
外出自朝廷臣部惟奉行之萬不敢有一毫意必低
昂於其內一有低昂即是為私為欺自當甘罪惟是
職掌所在今日越格最易後日守法為難今臣有所

閙倘不明白言之後沮銓臣至將指臣爲徇情爲壞
格罪咎何辭臣又以攝銓凡二年有餘見科道諸臣
陞轉在道臣三考例得推添註者衆科臣都與左右
品級不同未能三考乃准循資陞轉三年内凡正陞
闕陞内外南北者九員外轉一員今姚文蔚奉旨陞
用臣卽遵擬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併具疏以科臣
奉旨特推謹開列前後推轉情由懇乞聖明申飭
舊章永備遵行以杜後漸以公銓政事見在御前今
又疏催補前缺方在恭候臣又惟科道諸臣内外滿

皆歷年靑瑣賢勞積譽兼美俱為郎日開樞秉要之
選權時內外原非平生次品定衡不足為輕重而亦
非臣所敢為限量拘攣者也臣前疏所陳楊巍李戴温
純等皆為董臣何為明鑒今時人情重內輕外臣深
知見在諸賢各相推讓歸於成周庶官乃和至治是
至望爾臣今當待堯之時何暇及此祗以職掌資格
頗忘僭妄罪討列陳仰祈勅下部科將近日內補外
補之例並陞閏陞之議再加詳明一一開列應否員
數以俟聖裁庶便於遵行至前擬推太常少卿邵

庶陳治則諸臣竝賜矜愈命勿令次滯乃銓政有成

科體亦重其於治理日臻盛美矣

科臣內外陞轉未定乞允酌議以全舊制以息

競端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該臣月前具疏爲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勑諭裁
定以便永遠遵行事內敘科臣年例陞轉一內一外
旣詳明矣乃尚未蒙賜發則其間實係銓體又有不
得不再申者緣臣自署部以來查得六科都給事中
每年於春二月推陞二員皆係資俸深者第一俸者
內推第二俸者外推此久行通例也今三十五年二
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以考察竣事內推郎

當挨次一員外推其時禮科邵庶戶科姚文蔚刑科梁有年俱候原推未下工科夏子陽以使琉球有勞例應內推惟兵科宋一韓資俸最深相值又欲擬陪內推則無一可外推者矣至七月間刑科科轉陞蕭近高都給事中工科科轉陞孫善繼都給事中始同日被命據節年推轉例在二三月內二臣時方爲左給事中不得與於都給事中之推據二臣被命在秋七月則當備明年二月一內一外之推不得扯解今年二月之推以故延遲歲終未得定局今據吏科屢於司

臣前稱一年內外遷轉當有結局又素聞刑科都給
事中蕭近高平日恬讓自去冬告病未奉俞旨 臣屢
劄催之今年六月方至則轉言銓司力求外補 臣查
蕭近高年月資序雖不宜補外但今時仕路俱重內
輕外有智盡能索而不遺餘力者得一恬退之士以
風之競端猶可挽回舊例猶可存復且在內在外者
皆為朝廷宣力如 臣前疏舊科臣楊巍李戴溫純等
皆以外補閱歷為名臣又何軒輊焉因今銓司將蕭
近高擬註福建建寧道參政具疏恭請一以成其克

讓之美一以全此內外並轉之局且照盛明之世諸
臣多不辭勞瘁而欲外遷者以內外並重也晚近諸
臣名慕清華而欲內轉者以內偏重也 臣病困至極
於庶政皆廢弛矣惟此科臣內外尚係今年職守內
事關係舊制存否世道恬兢不敢不力疾疏陳伏惟
聖明鑒納施行使出入有均勞之誼而內外無偏重
之勢所裨益非渺小矣

萬曆疏鈔卷十二

臺憲類

傅　頤　遵明詔復成法以肅憲綱疏

管志道　遵勅諭申憲綱以正風紀疏

丘　橓　條積獘以肅風紀疏

趙　錦　申明撫按會同事宜以彰聖德疏

李世達　直陳時事五獘以裨萬世治安疏

李世達　清理舊規以肅憲體疏

孫丕揚　酌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

臺憲類

遵明詔復成法以定官守以肅憲綱疏

傅頤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萬曆元年五月

臣謬以庸愚叨任風紀受命以來兢惕不忘思欲勉修職業以稱任使但近來議法之吏多戾成憲而行法之臣或徇已私寖失　皇祖經畫之嘉猷列聖申明之美意兹者恭遇　皇上登極渙布綸音首以祖宗成法所當萬世遵守爲言又云有司不考憲度

任意更變致事體紛紜軍民惶惑又云今後內外大
小衙門務要明考成法一一遵行違者以變亂成法
論末云若果係時宜不得不然許詳具事由奏請准
允乃行 臣 時反覆莊誦竊仰嘆曰大哉王言其切中
今日之弊乎 臣 惟守成法者列聖之心而所以守成
法者衆臣之職令之官守不定憲綱不肅凡以成法
未復而諸司未奉行明詔之過也 臣 承乏憲臺與有
議法之責而倡導率作又皆 臣 之事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況聖謨洋

洋惓惓以復成法爲念是以不揣寡陋謹將成法之
當遵者條列上請伏乞勑下都察院再加詳議宣布
中外着實舉行以副　皇上夙夜圖治之盛心庶官
守定而憲綱肅生民幸甚一申明憲綱夫憲綱一書
九十五條我　祖宗列聖精思詳訂以爲風憲官法
程者至矣嘉靖間又該先臣張孚敬汪鋐王廷相先
後奉旨復議增入至詳極備使風憲官明此以事上
則爲盡忠明此以出政則爲盡職但法行既久人心
易玩今之都御史御史果能盡舉其職如憲綱所載

者乎臣亦不敢謂其然也即如三司與巡按相見禮儀臣向見陝西一處猶三司東西分坐御史下坐茲事之甚細者尚彼此不遵憲綱況其大者乎且憲綱肇自洪武歷年既久九十五條之中已有不可行者如各省鄉試不許御史干預今監臨之任專寄於御史蓋因時制宜即明詔所謂不得不然者又如諸臣申明憲綱定擬巡按滿日造冊二十八條若督捕過盜賊若干名督修過塘壩若干所禁約過賭博若干起禁革過奢侈若干事等件皆有司之事巡按不過

督率乃盡入文冊徒費紙劄執此考察亦屬瑣碎只
宜撮其大者斯爲得體臣愚乞將新舊憲綱再加參
酌時宜應照舊者照舊應申明者申明應刪削者刪
削應釐正者釐正仍申飭各官着實舉行庶簡要正
大可謂之綱而奉行振揚不愧於憲矣一申明條例
夫條例者所以補律之未及屢經諸司參酌累朝刊
定增損輕重悉合時宜至大中正足垂永範其爲法
司問刑者亦云備矣但吏部等衙門俱有職掌條件
或出於言官之建白或由於各部之題奏或因事立

論著爲定式或奉旨傳諭載在令甲第中間錯綜無倫擬議未當有一事而予奪兩可有一事而寬刻懸殊其最大者如禮部之王府請乞兵部之軍職襲替欲予則援可予之條遂盡從寬欲奪則比應奪之例乃獨過刻吏緣爲姦起打點之弊官因受誣蒙汙衊之累臣愚以爲各部事件宜一倣問刑條例將前此奉有 明旨及相沿舊規盡數查出謄寫書冊題請欽命大臣一員選委各部并刑部素有才識博通典故郎中等官各一員團局查議某件或該照舊某件

或該更訂重復者刪去未備者增入參考經制酌量
情法務使一成不變萬世可行然後刊刻成書頒布
中外與問刑條例並行俾人皆家喻戶曉即有狡猾
之徒無所容其姦僥倖之輩無所逞其賄候條例完
日一併纂入大明會典成一代之書垂百世之矩再
照問刑條例似極詳明但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有
復奉欽依如刑部三十二年題准凡犯搶奪三次者
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又
如兵部三十三年題准軍職犯該眞犯死罪及饒死

充軍不分典刑監故子孫俱不准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爲事典刑監故當時相承襲過子孫照舊承襲二項俱未增入恐此類猶多相應幷令各官再加看詳庶政體畫一弊端盡革矣一申明職掌夫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共事一方固在同寅協恭然而職守所係亦各有攸司查得嘉靖十一年該都察院題奉欽依內開巡撫係撫安地方之官如徭役之編審里甲之出辦糧料之徵派官錢之出入驛遞之處給廩祿之興廢與夫大戶糧長民壯快手之僉點城池

堡隘兵馬軍餉之督調凡關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三司官仍呈巡按知會巡按糾察一方之利弊凡可以肅僚貞度者莫非其責至若文科之賔與武舉之掄材處決重辟審錄寃刑吏農之參撥功罪之紀驗則又御史之所獨專巡撫官不得干預以至一切事務悉有定規但近來人喜侵官事多越職在兩院則不厭兼攝在三司則仍襲通詳以致批答不一奉行甚難即如詞訟一事申呈發落兩處俱奉批問則兩處重追紙贖否則塡造循環冊爲處補此猶其小

者也或擺站充軍驛所互異或勘事署印定委各殊人犯淹禁文書停閣此猶其小者也萬一地方有警呼吸變生羣情觀望立候裁决乃議論不同從違莫據致悞事機釀成禍患其所係豈小小哉臣愚欲乞將嘉靖十一年題奉欽依條件再加參酌並入憲綱俾巡撫巡按曉然知爲畫一之規奉以周旋各守其職各任其責庶事無矛盾民獲寧一矣一申明查盤夫查盤倉庫錢糧點閘驛遞夫馬所以防侵欺那移之弊事之不容已者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各處巡撫

巡按官每年一次會同委官查盤點閘直隸委府佐各省委守巡等道公同查點會案發落有關各差御史等衙門者申呈知會從一歸結不許各另委官煩擾地方亦不許行委州縣正官致妨職業承委官員不行查委的確故縱太甚者聽撫按官參奏提問降調革職其處置查盤之事可謂詳盡而戒飭查盤之官可謂嚴切但近來委官直隸或多府佐而各省不盡守巡至所委各官中間老成者雖有而狂肆者亦多往往覩奉承以爲喜怒任喜怒以爲毀譽或有司

禮貌少抗供應尖薄軍衛不貫胄迎接報門趨進則
搜尋羅織加以重參騰謗造誣署以下考至於存心
刻薄惟希迎合者不拘小民拖欠一槩屈坐收頭庫
役不思侵欺四十兩以上即犯該永遠充軍且無論
子孫勾補里甲僉解之累每見追贓納贖多有併死
監故者寧不失欽恤之意傷天地之和耶臣愚以為
出納錢糧巡撫之事稽查姦弊巡按之職巡撫既司
出納又行稽查不惟事體有嫌抑且參論不便合無
再行酌議止聽巡按直隸各省通委守巡兵備等道

查盤不許另委別官不必會同巡撫其應該申呈知
會衙門照例施行承委官員務要虛心查點不得不
行審實故入人罪違者亦照例施行庶官不致擾民
不遺枉矣一申明詞訟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南京詞
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一應詞
訟悉遵舊制赴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理去年
臣至南京聞前此各衙門不問事情有無干涉事體
應否接受但遇訴告一槩准理問罪納贖批詳發落
即人命重情鬭毆細事彼此願和朦朧聽了兩縣五

城填門積案而刑部大理寺反覺寂寥其故何也葢
訟者利於速結而聽訟者利於別貯而不知事體甚
乖非　祖宗建立法司之意臣愚欲乞申勑各衙門
仰遵成憲愼守官箴將前此紛亂悉從禁革如有事
關職掌應該受理審問明實律合有罪者一切參送
法司不得徑自發落庶政體歸一民志亦定矣一申
明舉劾夫舉劾者人才所由以爲進退關係匪細不
容不愼借使誤舉其人即誤進猶可徐議若誤劾其
人或誤退遂成終棄况萬曆二十一年當諸司朝覲之期

部院據舉劾以定賢否朝廷據部院以為去留中間一遭考察終身禁錮縱使有曾閔之行顏淵子奇之才亦拘於明例不敢輕議復用為照南京科道及各處撫按俱有預備考察一疏先期論劾往歲間有詢訪未真倉卒塞責或憑讎家揭帖匿名文書或緣讒寄耳目過信讒毀以致罪惡滿紙傳布駭觀即使名為衡鑑未免眩惑且自嘉靖末年以來論劾無時考察甚數蓋因嚴世蕃父子濁亂之後兼相沿趨附成風故驅除掃蕩不得不然今幸遇 聖明臨御中外

肅清諸臣共矜休明咸思奮勵莫不自愛自樹無復曩時貪濁趨附之習竊念人才難得亦不甚相遠推抑之易而長養之難舊時外官至布政京官至侍郎者必資俸深年齒長歷久而後可到今則少年近科亦逡巡上矣何也蓋前之去者既速則後之遷者必驟勢之使然亦無足怪寧復有如倉氏庫氏居官長子孫之遺耶 臣 愚欲乞申諭各官務要悉心諮訪從公評隲果有實跡已彰素行欠檢如不得已方行糾劾毋得止取應文以求塞責亦乞申諭部院務要祭

酌衆論稽考歷年果為官僚盡壞公論不容如不得
已方許議黜毋得徒狥羣言敢盈舊數庶精明渾厚
之意並行不背矣

遵勅諭申憲綱以正風紀疏

管志道 廣東僉事 萬曆六年十二月

臣於本月初十日赴闕領勅捧讀再三深惟不稱任使是懼隨復叅考先朝頒行憲綱條件而知在外所行與勅諭憲綱多不相合譬如告朔去而餼羊存騣騣乎并其餼羊而失之矣及今不挽弊將何極 臣欲隨波逐流甘違 聖諭既有所不敢若執守成憲又恐末流已成猝難復舊徒滋纍患以爲赤心爲國者之戒是敢摘其大端[illegible]者六條上請務在反

極重之勢同驕諂之風少裨元氣之萬一而已倘以
臣言爲然乞申勅各省直一體遵守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一據勅諭令臣於所屬軍衛及五品以下官敢
有違誤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劾奏拏問今查各處
兵巡道並未聞有一劾奏拏問者豈軍衛有司悉無
違誤哉蓋重於違撫按而輕於違制書也撫按官欲
盡攬司道之權又樂其違制書而冀其違已則亦當
分任其咎矣臣既奉勅諭即宜遵行幸而地方無虞
屬官守法臣斷不多方撫拾以傷太和倘其中有當

叅奏及爭問者臣亦先關白督撫通同巡按御史如
其從公舉行何必功自己出萬一撫按官有所阿徇
遺漏則制書固在也臣敢故違以負委任惟 聖明
公心采擇焉一據勑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
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
其道方爲稱職臣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
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廣各司道官初
謁軍門必以厚幣爲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
官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叅而

及有下程之送於義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往
行慶壽禮元旦又往行賀節禮 臣 謂兩司於撫按官
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
僕趨承如 臣 整飭南部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
會議及密議者或 臣 徑往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
臣 面會其一切私情縟禮往來似應與各司公同裁
革 臣 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
邊軍門則令一吏持脚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
也嚴迺兩廣則親持手本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為

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　臣　特聽其軍兵節制不謂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太褻何以幸下且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祗因出巡於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過抑兩司非　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　臣　所惜者紀綱所虞者偏重之勢豈爲一巳體面爭哉願　陛下裁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挐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又屢經[illegible]明旨切責非不禁止送迎而有司出郭如故此

非盡有司之過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於有
司耳臣今忝轄南部二府及連州等處巡歷所至除
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
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諂
第恐臣如此而撫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
臣又惟已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司道官於撫按
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旣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
乎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
巡量就城門公館一迎迎接自循憲綱舊例若徇人

以非禮之恭而悖令典亦非所以正己而率下也惟
聖明鑒察二 據憲綱內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
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
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狥私容蔽
又一款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
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
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
宜方許實封陳奏蓋 祖宗並設內外臺雖令外臺
聽察於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

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二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間與巡按御史相訐廟堂唯視曲直以爲低昂故正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今按察司官懼撫按中傷絶不敢吐一氣卽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不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敢侵官外其本道官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史會議者自當虛心商確不敢違衆立異臣有不法徇聽巡按官參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狥私亦容臣照憲綱而行仍申勑各司道遵照唯 聖明裁

察一𣲖據憲綱內二款各衛指揮鹽運使同知各府知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各衛幷鹽運司各府州首領官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仍不許運使知府等官行跪禮明例昭然何可違也今唯待運副府同而下猶循憲綱之舊而運使知府待之非

復憲綱矣臣今備員分巡官正當與巡按御史漸復舊制除指揮多係紈袴子弟宜稍抑其驕情外其知府若猝與對揖恐各省直御史以爲不便合無照欽定知府見恤刑郎中事例聽其庭叅而免其跪布政司官自執屬官禮不與見御史及按察司官同仍乞頒行天下一體遵守一據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

史坐左方面官坐右此實　宣英二廟欽定成規也後因兩司避撫按舉劾輙自抑其體統當其往拜御史則左右坐如憲綱及御史回望則南面而坐方面官北面而陪至於初見用脚色手本迺屬官叅監司之禮也御史與方面官原係賓主而與按察司又係僚友顧初見亦以手本此尤大悖憲綱不可爲例若謂以舉劾故當知履歴而然則科道官皆應拾遺京堂者亦令其以手本見乎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旣稱分庭抗禮而服不皆錦繡下馬不皆儀門送出不皆

上馬名實乖戾臣雖不佞既從方面官之後不敢不遵憲綱之舊其文移往來除督撫當行批仰司道仍用呈詳外巡按御史既於司道官頡頏豈得用呈詳體式且同事一方互相糾察按院亦無批行司道之理唯關欽降勘合內事件按院勢難獨理者方可送至該道問明結報耳伏乞　聖裁

條積獘以肅風紀疏

丘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二月

臣向叨事兩朝先後共十年去國家居先後共二十四年據臣數十年中目擊耳剽虛文日增實政殊鮮士風漸靡而世道屢更吏治轉汙而民生愈瘁遠而四海之濱近而輦轂之下愁苦蕭條之狀蓋歲異而月不同矣是可盡諉之氣數哉皆風紀之不振使然耳我 皇上軫恤民瘼而又洞究獘源乃首加意於風紀遴選惟審遴錫佐遂叔右星仍誤以朽鈍微臣

濫竽爲聖懷惓切主恩深重如此臣等安忍負之即
今臣錦業已次第更張臣星業已畧節條奏矣臣無
似才品逺不逮二臣任纔旬餘臺中事體尚未之諳
也奚容復贅且閣部大臣精白而承休咸以澄清天
下爲己任羣臣際會清朝亦駸駸然有爭自濯磨之
氣象矣一時內外諸御史又皆精選所得褎然多英
挺之士以之激濁揚清當綽有餘裕似亦無煩於戒
勵者然積獘成風勢難頓革非據實迹以指摘之則
未經露章將無以破其玩愒之心非奉 明旨以申

飭之則稍知畏忌縱難以責其精明之効用是不避
狂僭粗述平生耳目之所睹記者數事以俟　聖明
裁察焉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
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
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當留者乎就使
宜慎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
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
跡以劾之不庶幾可以儆乃有位乎乃以朝廷旌別
之法而相傳為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

任怨敢於徇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究巨蠹漫無所徵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珍於魚目而無以自見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獘也古之持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竊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禮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吁堂堂豸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請託之積獘也一曰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侈加

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德其
庇臣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
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敘賓主之禮而
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
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
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半面而神交冥
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復與本
土窩訪乃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
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

衆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近年貪酷之官徧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单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眞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蓋[illegible]齦齶蠶嚼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姦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

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
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
責耳就令一一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獘
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
提問一節猶幸其為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
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
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而竟免即有
窮竟其事者亦終以盡法自嫌而毋以從厚為主塡
谿壑者或數萬金而贓惟撮其一二刈草菅者或數

百命而罰不傷其毫毛曾有一追贓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冤民抵命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待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靑白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向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輕矣助成恣縱之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弊也州縣佐二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

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
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隨
揖必還坐役使譴呵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
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拏問不及禮與法蓋兩
失之矣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
關乎人才之盛衰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
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槩予之以上賞在巡
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視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視之爲
閏位遂使此輩自分爲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爲何

事留心教化者盖數十人中無一人焉閱其考語則多以善教許之上官既不屑屑於教職則爲教官者安得復規規於教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法祇爲虛設耳此處佐貳教官之積弊也鄉會二試上以文取下以文進故有門生座主之名具儀贄謝漸以加多議者猶或病之巡按以官職　臨初非有師生之誼舉劾乃憲規所必有不過爲職分之常劾者不肯自任以爲讎而舉者乃冒認以爲德何耶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似亦不失爲厚道而乃來

修之問動踰百金繁縟之儀終身不廢送者不嫌於
饋刺受者不訝其稠疊稍一不豐稍一有缺則以薄
行目之是蓋假明揚之典而開賄賂之門借交際之
名而爲要結之計此已爲清議之所不滿矣又多以
廣交爲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
以不取爲拙或充囊槖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爲賂錢
神銅臭恬不爲非無怪乎康白之名迹不多見於天
下矣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則獨富既以官而致富
又以富而買官漢臣賈誼生今之世則其觸事感時

又不知當何如其爲痛哭流涕矣乎此饋遺之積弊也臣愚素寡見聞所知者止此耳識見之所未到而言之所不能盡者尚多有之要之敝壞之源不專在外轉移之機亦不在下昔晉臣杜預亦當時一賢者其在鎮也數餉遺於京中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夫止於懼害者且然況紛紛求益者乎齊威王處衰弱之餘惟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齊國不旋踵而大治夫區區一諸侯且然況風行草偃聖人在天子之位者乎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痛懲

吏獎勑下部院看詳臣言果否非妄酌議施行於以挽回久壞之人心振作方新之士氣臣愚謬忝憲紀敢不秉公持廉勉自驅策仍勸勉臺屬務宜洗心滌慮厲氷蘗以律己明目張膽精藻鑑以繩人期以仰副我 皇上厲精圖治覆育元元至意萬一踵襲舊套不華前非聽部院疏名降黜六科官指實糾彈則頹風可挽仕路獲清而率普之瘡痍庶其有瘳矣乎

申明撫按會同事宜以彰聖德疏

趙錦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等竊惟國家於四方之事分理之以郡縣統轄之以監司而又撫按以臨之於上何也撫按者天子之近臣而所使以監於郡國者也故四方之事必使之取衷於撫按天子之耳目亦必以寄之於撫按然而敷奏復逆又必使之會同而後以上聞欲其公同評議互相可否以求協於事理之中也其爲制也備其立法也精似無容於別議矣近歲以來往往有巡撫

不及致詳而巡按遂踵其謬巡按失之風聞而巡撫亦襲其訛以致朝廷之刑賞四方之政治或未必盡當於人心而協於事理如往歲浙江兵變近日四川被逮諸臣撫按非不會同也而未免流害而誤事此其大較槩可覩矣撥厥所由蓋自會同之制行而不會同者每見以為罪於是乎有徇人而或至於失已趨事而不及於察情者是非為法之弊而泥於法者失之也其端甚微其貽患甚遠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等每竊念之以為不可不一言於明主之前而

未得其術頃者恭閱歷年所奉 明旨萬曆五年該吏部爲俯念東南重 等事題奉 聖旨今後各巡按御史考察屬官務要親歷地方不許隔府另查其所論薦除任滿復命外有會題的還與巡撫官一體會題撫按官意見不同不妨各另具奏欽此是 臣等思之數年而未得者 皇上已洞燭其弊預言之十年之前矣既不失於會同亦不妨於另奏務盡至公之見以求至當之理聖謨洋洋獨觀其深矣宜撫按諸臣渙然冰釋一洗積習之陋而數年以來其弊猶

在或且日益以甚此臣等不能申明而德意猶阻於下究也恭候命下通行督撫巡按等官今後除例不會同及事不必會同外其餘應會同者照舊會同若意見不同並聽各另具奏當取朝廷之上理惟求其是事惟求其實初無異同之嫌亦不以異同為罪同而同歸於失厥罪惟均異而各有所見務從其長至於撫按出巡地方偏遠而事有緊急難待者雖合會題亦聽各另具奏以防稽誤蓋撫按各有專職既出為大臣任事於外不得徒避小嫌致妨大計而議者

不察文辭敍事異同之說以繩其後致使任事之臣拘攣而不得自展則朝廷所藉以明四目達四聰使九州之廣四海之遠常若在於堂皇之間而情無不宣澤無不究者亦將何由以致之哉故臣等每嘆積習之難破而[illegible][illegible]壅蔽之方新不敢不亟一申明之也

直陳時事五獘乞賜采擇以裨萬世治安疏

李世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工科給事中李汝華
奏內一欵差遣一惟吏部進退百官都察院糾察百
僚所關甚鉅然吏部之陞遷御史之差委各有定序
毫不容紊向來成規漸弛差遣多不恊人心如御史
奏差原以資俸爲序其差滿回道者原以回道爲序
故差有彼此而人無趨避近則不然如某差可豔慕
則爭事營求某差可厭薄則多方規避光祿巡倉之

差則謂不若別差之疢羅雲貴兩廣之差則謂不若別差之近便陝西連須數御史則如就湯火不肯赴矣盧溝橋止屬幾大使則視爲冷局不欲往矣夫御史秉憲一方都察院其長也臺規如此何以肅衆此亦從來弊規也近日事體維新必不襲舛踵弊但未經天語申飭恐無以息奔競之心且未必永爲遵守伏乞勑下該部院凡御史奏差遵照原定憲規其有人與地方偶不相宜者亦要指實具奏斯事出於公而衆志翕然稱快等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工科給事中李汝華奏稱御史差委向有定序人無趨避近來厭薄光祿巡倉雲貴兩廣及陝西盧溝橋等差而豔慕他差遂成弊規乞要申飭本院遵照原定憲規以公差遣一節爲照題差御史原經議有成規載在憲綱與題差條約俱確有定序即有事體當迴避南北或不相宜者亦臣匯處極其詳明乃後來遵行容有一二未盡合者非必人有趨避即在先臣秉公執法會亦火其差薄而有事貴得人何以序爲之說似本不害

於公然以此行之今時格於人情難協蓋當淳龎之
世固上無私意下亦無私疑而值澆薄之秋必法有
定執斯人有定志所據科臣條議前因正臣愚所願
矢與各御史共遵成憲以求免愆過者相應覆請合
無以後題差御史悉照條約并憲綱原定次序從公
定擬不得一毫紊亂致傷臺規如御史有以地方遠
近美惡趨避請托者容臣等指名条究以肅憲度倘
臣等執持不定擬註不公致干公議并請
聖明罷
斥伏乞
聖裁

清理舊規早賜釐革以肅憲體疏

李世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奏竊惟朝廷遣御史臣巡行天下所以糾察吏治董正官邪以廣耳目之不逮者故銜命以出出不隨家累司道拱手以受成有司俯伏而待令此豈徒假之威焰使自震灼哉正欲其形跡無所牽絆舉動無所徊曲志慮無所顧忌然後得以澡雪其精神展布其四體以不負朝廷託重之意耳夫何邇來因

循弊久肘腋患生事多涉於曖昧人得持其短長上疑下忌畏首畏尾則所稱糾察董正者謂何而凜凜風裁幾至掃地矣臣考其受病之原皆舊規相沿嫌疑不避且不肖者緣之以自敗耳然與其明正于敗露之後使負國家託付之恩何若釐革於未事之先而存憲臣自重之體蓋中人之性必有所限制然後不隨風披靡即豪傑之士有不明命亦難違衆獨立故臣請於巡按御史舊規夙弊牢不可破者傾吐於聖明之前以求釐正其端有四焉一曰交際儀物不

可不禁也夫君子相逢不廢交際似若無害於義者但邇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爲必不可廢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餽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即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得已而取於郡縣之積貯不曰有行贖鍰則曰無礙官銀夫贖鍰信不可動矣即官銀安有無礙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覬覦將之吏承則吏承孰不見鼎幸無敗露於心已厚媿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俱在亦何逭於顯戮哉夫以交際細事而冐此不測

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為也況巡按御史奉命暫出不過一年儼然一客偶也觀其在撫臣曰任在按臣曰差主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為客則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禮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鷙鳥無朋貞松不倚御史象之矣胡為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明旨而人以為間而懼其跡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一也二曰查解贖鍰不可不實也贖鍰解有定額非初制也祇以取用者太多解京者太少不

得已議爲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爲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焉可也見今贖鍰貯之郡縣而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互相查考而郡縣具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互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尚得以措其手而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徼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即抄招并徼兩院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查而了然在目以此而盡數報部即以此

而盡數解京且令司府查數徑解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倘多解焉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即少解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下焉者無憑探撫以議其後如此則憲度常貞讒譖自遠而公道昭明之世自不必疑忌於其閒矣但互查起解視爲舊規非奉　明旨誰敢改易紘轍此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二也三曰隨從犒賞不可不議也夫按臣事體重大最忌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厨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門室

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繫縻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於紙贖多寡定之於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太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買怨彼按臣懸身於千里孤子之地而寄命於怨不在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為自全計耳　臣以為與其議多寡以狥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以足莫踰之望合無於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工食衣鞋之費令司府額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

其餘銀兩令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於吾手而恩怨不結於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予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銀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於　明禁者三也四曰薦舉酬謝不可不革也夫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何以報爲古人曾言之矣但邇來假知己之報爲養交之由固有薦剡甫下而酬謝之使已載道矣此雖一時相與之情似非大害於義者但此施彼報迹涉市井若靦顏而受其與暮夜之金何異況姦人細客從傍屈指而計多寡

遂使小心之士寧少薦而遠嫌不敢兼收而速謗夫
忠臣以人事君薦賢貴廣尚矣乃以避嫌之故而重
自限制何若痛革此獘而使之揚眉以薦士哉　臣願
明旨嚴諭凡舊按臣薦舉之後接管按臣即行嚴查
所屬各官有敢具花幣酬謝舊院者不論其受否而
一體叅究若舊按臣有能於已薦之官發覺其酬謝
而叅究者許令吏部紀錄如此則不惟薦賢者無網
利之嫌而蒙薦者免賄買之誚即有欲假此以誣衊
按臣者必無由也此舊規之最陋不得不仰祈於明

禁者四也夫御史巡方且以冰蘗聲實督責其屬下豈不知貪得之爲非敗露之爲醜耶然而四者之弊因循既久習故安常動將以無傷自解焉耳獨不念朝廷之委託何如百僚之敬憚何如而昧金不可鑑曲木無直影甚且使跳粱屬吏目攝其瑕疵而甘心以爲報復則廟堂何所信耳目地方何所恃彈壓哉是所謂風節蕩然可爲流涕長太息者此也 臣安得以不言但人不言而 臣自言之當必有意見偶同激烈稱賞者亦豈無忌其切直而爲之語曰是既去而

塗其跡也然臣乃初差也當其身未經歷事難遥度不敢以疑信未决之見瀆陳於君父之前乃今目覩身親鑿鑿有據有如隱忍不言是自負其心而曠職以負 陛下討之所不敢出也萬一不即斥逐再蒙任使失今不言將蹈覆轍亦非所以自爲計也倘聖明俯察愚衷采納芻蕘之言勑下都察院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嚴賜禁革不惟按臣之心迹得明而 聖明之耳目亦可信任而無疑矣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院臣等看得廵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所陳禁革
交際四事俱於憲體有關相應摘欵開列前件覆議
上請恭候命下通行欽遵施行計開一交際儀物不
可不禁前件臣等看得交際之禮自古不廢若始悉
從儉約以將眞敬或捐所有以施於所當周助亦復
何害乃流之獘則撫按官間有假公帑侈私交者此
施彼報計其儀物動輙二三十金以上且或施於鄰
境相沿爲常又有以厚餽朝紳及過客之顯貴者均
之跡若利交非禮矣風紀之地豈宜以此令諸司觀

聽而非所以惜積貯恤民窮也委應嚴革以挽頹風合無通行撫按各差御史今後務要以廉儉相先以道義相成以體國恤民相風勵其境內境外彼此往來繹儀涉於貨取及無故餽送京貴與過客嫌於賄結者悉行禁止違者容臣等并各言官訪實參究若同差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巡道有風力能糾舉者吏部紀錄優敘以彰激勸伏乞聖裁一查解贖鍰不可不實前件臣等看得撫按贓贖銀兩解部濟邊各議有定額不得短少然恐其擅自動支故立爲撫按

互查之法又令按臣各造冊送本院稽查其法可謂密矣不意造送之冊寧有不實而互查解留之數亦須係按臣裁正如何出光所指此誠嫌疑之實所當釐革者相應通行撫按官以後各贓數除各自在院記簿稽查外其在各府州縣庫貯者行令照舊通將撫按并各衙門贓罰總登循環文簿各依次序列寫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各按季送查不許巡按獨在贖鍰另造一簿以起疑端其解部銀兩各照原定額數在十三省者則照舊行各布政司在直隸則聽

其議定就近道分各類取類解部期但具報撫按知會以便奏銷倘有餘積仍留貯庫備賑蓋撫按贓罰若盡數登於公簿則自無私取濫用之嫌即有公禮公費耳目昭昭何疑忌之有伏乞 聖裁一隨從犒賞不可不議前件臣等看得按臣犒賞吏書各有舊規若能正已執法何必增厚惟過於祈恩并中心有歉者一或濫與而下人遂立以為案以滋無厭之求故其後雖有賢者欲減裁之則難耳相應通行各差御史查照何出光所議徑自裁定額數永令所屬查

照給領以後不許增加仍先申報本院查考以杜後弊伏乞　聖裁一薦舉酬謝不可不革前件臣等看得巡按復命例得疏舉薦賢能本以爲國乃有蒙薦行謝因薦受謝者則是以薦爲私其均非賢可知而本之則由薦舉之濫蓋近時甲科無論優劣多收而薦矣而貴勢所託親黨相暱亦莫之或遺又其中有以善趨承薦者大率所薦未必皆賢而科貢中間有賢者又未必薦是薦舉非病其不廣惟不公故不精此酬謝所以來耳相應通行撫按并各御史以後薦

舉所屬務要不徇請託不私親故不徇資格必真察其潔已愛民民安事集者然後薦之乃見爲國蓋古人達視其所舉即此可以覘其心之公私明暗而定其品之高下若有薦非其人及行謝受謝者容 臣等并言官訪實叅究倘薦主能自糾發行謝之官亦見無私聽部紀錄優處伏乞 聖裁

懇乞聖明酌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等切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為天下先百僚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釐為百僚倡臣不敢遠舉目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為乍掌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會之首善也相習為月易季易

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丕揚舊臺臣也猶能頗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細流小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

臣惟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遞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

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爲滿即准美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頼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

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躐等人乏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

省奏青驄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要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鬧設者事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坐鋪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泰奏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横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劄一年

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爲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蝟冗之谷絲蚕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伏乞

聖明再加裁酌如果臣言可採將掌道巡按巡城三項御史照臣等今擬責成仍將差規差次照舊體總刻一冊付諸御史遵守使諸御史在內者不敢以此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以此爲耳目民社之託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

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
可以齊衆其於澄清之効或可漸次覩云

糾劾漕屬府官違例餽送以肅憲體疏

孫丕揚 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考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褚鈇題本年四月初八日據湖廣荊州府知府倪涷差吏孔玉投公文二角當堂開拆內有稟啓二通一稟稱畢職原守淮郡頗效微勞至今念及并州依依昕夕况台臺重望尤畢職素所依歸昔日令時皆叨屬末是豈與漕屬他吏可同日而語也爲

此專人齎稟少抒下臆伏祈特賜察眞下情曷勝感
戴又一啓稱臺下百年間氣一代偉人暫總漕河定
萬國徵輸之計旋司鼎鼐匡一人保定之勲溙昔操
割於淮南幕府效鉛刀之利今分符於荆右台垣依
法座之光望斗徐方敢效封人三祝緘雲漢上誰飛
葉令雙鳧尺素遥馳寸丹附獻伏祈汪度俯賜春涵
又一禮单内開大紅鶴紵一端官緑鶴紵一端眞青
雲紗一端玉色雲紗一端芙蓉彭段二端牡丹絇羅
二端月色綟紗二端玉藍綵紬二端程儀二十兩少

書一部臣一見之不勝駭異蓋臣嘗巡按三次未見
屬官敢有餽送禮儀者及查本官萬曆十九年曾任
淮安知府殊多物議復除荊州知府為臣漕屬見有
相臨之分素無相知之雅一旦何故及此矧禮儀阿
諛上官屢奉 聖旨嚴禁昭如日星豈湅不知必其
素日營求得慣乃敢率意妄為使不據實參究則紀
綱掃地壞天下之人心風俗者自臣一人始也臣雖
不才不敢隱忍除前差吏孔玉并前項段幣銀書
發淮安府貯庫收禁外參照荊州府知府倪湅甘心

苟賤賦性卑污多幣遠將豈欲求免叅劾甘金餽送
諒必有所營爲卽其不能以禮處人斷知其不能以
廉律已所當罷斥以爲邪媚之戒者也臣自惟淺劣
荷蒙 皇上知遇起自田間驟躋二品誓欲執法持
正裕國安民以報 聖恩萬一今倪涷素無一面之
識乃爲餽送之舉必 臣素望不孚於人故致汚浼如
此其爲風紀之玷多矣不然此物奚宜至哉伏乞勅
下吏部將倪涷罷斥以爲世戒併乞將 臣 罷斥以謝
倪涷庶憲體清肅而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矣等因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臣為照餽遺之禁屢經申飭可謂深切著明矣
況督臣臨屬體統森嚴豈容以金幣相加而肆然無
忌知府倪涷不守官體徒工宦術託函牘以叙款曲
不勝卑諂假筐篚而通殷勤有以營求上褻憲臺貞
肅之體下虧士人檢飭之行又未可以尋常餽遺同
論者照不謹例罷斥亦復何詞督臣褚鈇矢心天日
勵操冰霜一旦非禮冒加豈能甘心隱忍據法叅究
正見澄清之意曾無纖介之嫌應屬　聖明鑒知安

得自効求罷再照交際六事申飭不啻再三挽回庶幾萬一近日濫觴弊習似亦稍稍變易矣但據倪涷厚幣多金猶然冒投於見在相臨之督撫他又可知且近陝西司道私自交際偶爾發覺按院參疏又至矣豈末流猶自頽靡而向所申飭者僅爲虛文乎臣等請罷倪涷正借涷一人以行法使天下爲涷者皆知撫按法在必糾而無敢越違爲撫按者亦知朝廷法在必行而無敢容隱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意者積習可革吏道亦可清矣合無恭候命下將荆州

府知府倪涷照不謹例罷斥冠帶閑住以爲違禁餽
遺者之戒漕運總督褚鈇照舊供職仍將前項緣由
咨行各省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一體着
實遵行

紀綱輕重漸乖疏

張養蒙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其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治重其所宜輕輕其所宜重則亂上意所向不必從之端不可長且貴識其機而亟反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重地兼有獻替糾繩之責伏覩陛下英姿睿美迥絕人羣以明察控馭寰區以威福顛倒豪傑臣工凜凜懼無以奉奔走而佐下風矣邇年殿廷希御燕居聞聲上下不交疑心

易起或疑外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
與臣相疑未有不得疎者也下與上爭勝未有不見
惡者也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與奸因而弄其筆
舌德則不競惟利是聞孰輕孰重何綱何紀若此風
遂煽禍將焉窮臣不勝犬馬縷縷之私略摘關政五
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應輕而重者二謹用具陳惟
陛下少垂清聽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
柱承天誼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宗朝於部院大臣
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榷政事章奏必允體貌

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常以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四年三易銓衡何任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厭也劉世延罪惡貫盈法司奉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也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此等機局若示之

趨下示愛寵上示愛名列大臣師表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而喪難保之晚節也陛下奈何輕之至此恐忠藎者憂於見疑各思解綬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此幾人而國事將何賴乎臣願 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亟正冢宰之位用者任推者黜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參駁御史獨任彈糾也七品卑官百官震肅 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

敝迺奸職掌固甚重卅年來似漸輕矣舊錮者有賢
有否不知其盡錮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混
勾之故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
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兩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
居州所移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
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
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
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
朝政無闕寧須隄防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下之

麟請尚方之劍耿耿烈士何代無之先朝羅倫海瑞固皆自別衙門出也　陛下奈何輕之至此徒使唯唯喏喏之風成蹇蹇諤諤之士遠豺狼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此幾人而國是將何定乎　臣願　陛下重道科之職勿再摧折且亟下行取之旨以求忠讜之助除者免繫者釋前後削籍者酌量起用庶科道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於不振矣一曰撫按之任漸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造福於祖宗朝有專設有特遣信任固甚重也年來

似漸輕矣竊論減免舉劾等疏往往見格即有開礦一事各省撫按無不嚴旨切責然猶曰君父有命不敢違也鄭一麟一千戶耳輒奏撫按孫鑛等遲玩是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貴耳輒參巡撫李盛春誣揑是中貴制巡撫之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大礦天地所生之財非巡撫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之民非巡撫之私民也昔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以結貂璫之懽而適 陛下之意猶可靦顏誰不攘臂顧肯忤近倖抗至尊以取懲戾哉懼其生事釀禍

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宦寺之忠非可望於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而怨辱之一璫得志諸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巡撫斂手又何有於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於佐吏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四境全仗 陛下寵靈得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褻矣威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萬一山洞騷然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勝之方畧治軍則軍不畏哉民則民不服氛霧交作誰任

其咎此時雖食啖其肉亦何救於敗乎臣願　陛下
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於讒佞之說凡開礦地方聽
彼便宜約束差出監衛各官但有不遵　詔旨縱下
擾民仍聽彼具實參奏處治庶紀綱有寄而禍端潛
消矣一曰進獻之途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
夫熒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獒漢文却馬史冊美之
穆王受白狼白鹿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井之獻抑
何紛紛也名籍大工實探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
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輩出身吏胥糊口何賴俛首

書札剔髓何從然猶曰野人獻芹或無他望間至王守仁捏無影之寶貨蓋欲騙久絕之侯封也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蓋欲復巳褫之壬簿也而使　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科臣糾之不聽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巳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起恐有無耻之近臣獻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覬覦之遠臣貢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敗節文吏犯贓武官憑錢神妄冀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

殆有甚焉海而可趨氷山可倚咳唾可成雨露聆聴
可滅瘢痕其究使黃精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
登樞閣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內濁亂不已也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尚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睦親藩
下張以述於理以為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獻淫巧
珍奇者重究不貸庶紀綱一清而倖門可永塞矣一
曰內差之勢漸重夫虎賁綴衣自周已然　太祖戒
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於正統之

初濫觴於正德之季賴　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
內蒼生如獲甦息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
如也邇來中使復紛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
有查店房者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
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天子之貴豈當患貧
惟　陛下有藉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
以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拴成圈套誑惑聖聰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阻撓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弁請差內相即差

內相趙承勳請差張曄即差張曄百言百聽如取如携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朝紳盡誤國之逆臣乎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腋璫無一人一字及礦店稅事及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其爲交結逢迎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肘賴頭鑽靡所不至慫將以小信而飾其大詐以小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皇店不足漸及皇莊織而營求舶織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亞德敝風其鑒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

也臣願　陛下杲燭羣邪之奸愼於再遣已遣出者或即罷還或嚴加戒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庶郡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替矣夫臣所言三輕三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共立中與外不兩勝其輕其重總係於　陛下之一念耳一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所不重重者愈重輕者愈輕久之輕重大乖紀綱大壞以　陛下天縱神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旁在俄斷之而已臣備位大僚受恩良厚但能隨衆恐嘿亦何累自待遷誠不忍

見朝士蹙額而歎小民拊心而嘆區區愚悃天實鑒
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臣併勘非例乞查臺規以重憲體疏

錢夢得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臣等於署中見吏部咨為鎗臣枉道行私府官媚屬曲庇大干法紀乞賜究處以儆羣吏以肅計典事開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論劾吏部主事馮上知麻城知縣游朋孚及馮上知奏辯乞要查勘以明心迹各一節俱經奉有明旨 臣 等何容置喙第馮上知游朋孚蒙旨革任聽勘不及趙文炳而該部咨中則稱上知所論趙文炳其取各屬銀兩與夫縱盜反坐二事相

應併勘等情夾勘以明心迹也臣等非敢謂上知宜
勘而文炳獨不宜勘也亦非謂銓曹當勘而御史獨
不當勘也但勘固有人不在外之撫按勘自有日不
在今之併行臣等伏覩憲綱錄內成化七年　憲宗
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
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
若有不稱奏請罷黜明例森嚴燦如日星迄今奉爲
法守御史大夫疇不秉公勘核而差回諸臣亦豈有
彌縫倖免者哉文炳差期已滿行且回道都察院遵

例考察自當參採輿論據實勘問是堂上官固勘文
炳之人而還道乃勘文炳之日也何必今之併勘哉
此一舉也臣等以為有伍不可試為　皇上一一陳
之虞周而降巡狩不行我　祖宗酌古定制以其職
寄之御史故御史名曰代巡所巡地方百司惟其舉
劾庶政惟其主持沮壞風憲者有禁裝誣風憲者有
禁此豈獨重之事權令得展布哉以其躬代乘輿尊
按臣之體貌正所以彰天子之威靈也今因反辯而
遂與併勘則恐將來沮壞之計可售裝誣之說得行

臣等非惜文炳而天子之威靈不彰可惜也此不可者一九重高邃四海遼闊人主豈能逖聽遐視所為寄聰明而徹廣遠者惟言官是賴故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御史皆得糾舉即有不實不妨風聞此非重御史重耳目也我 皇上欲察官邪以清仕路必先廣耳目以資見聞今文炳方糾上知而勘上知亦糾文炳而勘則凡按臣行部有不鑒覆轍而回車虞反脣而結舌者乎 臣等非惜文炳而 皇上之耳目不廣可惜也此不可者二朝廷所

以布渙汗而肅臣工垂令甲而示久遠者莫如 詔
旨被論官員不許飾辯屢頒 明詔業已令之三而
申之五矣不啻在事卽令批革上知旨中戒諭亦復
明切若以上知之飾辯而卽勘文炳則今日之行事
與今日之綸音已相矛盾矣且今遵何以示後 臣等
非惜文炳而朝逆之 明旨不信可惜也此不可者
三國家之所以服衆志者惟此體統諸凡爲事聽勘
員役或上司而勘其下僚或堂官而勘其屬職尊卑
相制其體統固宜也今以撫臣而勘按臣以後院而

劾前院直則人議其矯譁則人議其私無論置撫按於難處之地即以素日仕分相並之人一旦驅之俛首聽劾不幾舉按臣之體統蕩然掃地乎　臣等非惜文炳而體統之屑越可惜也此不可者四國家之所維持世教者惟此士習邇來縉紳務以舌鋒相勝則造孟浪不根之說急則恣撒潑無賴之詞轉效成風漫不為怪即如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論劾原任汝寧府知府屈爆以備大計爆乃懷恨揑汚將前任御史涂宗濬併御史姚思仁輙行私揭以圖中傷部院

燭之燦竟降處臣等方謂告訐之風或可少戢若文炳因上知而併劾則凡險詐之人皆謂暗揭不若抗疏而訐奏者將無虛日也其何以挽士習之趨乎臣等非惜文炳而士習之澆漓可惜也此不可者五伏乞勑下都察院以臣等所奏再加議擬如果臣言不謬將趙文炳免行併劾令其交代完日即依限回道聽候都察院查勘是否稱職請旨定奪庶蘭臺之規例不紊按臣之法體尚存而於聖政未必無小補矣

直言巡城要務以恤窮民以裨聖治疏

喬應甲 巡視北城御史 萬曆三十年三月

竊惟朝廷張官置吏無非為國安民臣子莅官行法不過興利除害但地方利在安靜騷動即為害小民利在省事多事即為害矧利之所在民自爭趨何待於上而害之所在非假 皇上威靈有以除之則一時權宜他年奬賞而潰敗決裂將不知所終矣臣請備陳巡城擾民之事而願效一得之愚與 皇上少垂聽焉臣於前月二十一日接到都察院劄付委臣

巡視北城今匝月矣細閱劄中所載節年事例不一大率居重要地欲其肅清而禁止諠譁乃其職掌詎意因循及今弊端百出在司坊各官誤認阿承爲職業而專事逢迎在兵番各役不思脂膏非泥沙而慣行詐騙視人命爲奇貨等法紀若弁髦羅織鍛鍊不勝攪擾是 祖宗立法定制本欲懲之勿諠而後人積弊成玩亦且導之使諠況乎以有數之房號填無厭之宦囊臣所痛心而切齒者臣初入衙門見刻書數種有風憲事宜有風紀輯實又有申明憲綱錄會

題憲務疏一切日行禮節與夫臺儀輯畧件件皆有條理事事可為法程 臣讀而卒業恪知遵守為王畿首善要區 五方軍民雜處文具雖存議擬未定而法弛治弊非一朝夕之故矣 臣觸目酸鼻誼難緘默在官言官思非出位謹以巡城事宜條列於左聊倣拾漸之規仰塵乙夜之覽倘 聖明不遺蒭蕘管見有裨採擇伏望勑下都察院酌議停覆著為憲令其餘四城未盡事宜仍行各城御史會議停妥一併上請地方幸甚

一曰人命漸輕照得燕趙俗悍人每輕生

兼之名利所在城社多姦是以匹夫匹婦少有爭競
輙至兇毆而非投繯則投河者踵相接也總約近議
此項不給埋葬非是輕視人命正所以重人命耳臣
受事不滿一月見本城男婦以小忿縊死者六人細
審屍親口詞別無威逼情狀徑給席一片自行領埋
人頗稱快更有饑寒窮民倒死街頭與地主鄰佑有
何干涉乃兵番人役百般恐嚇甚至扛屍圖賴傾人
家產大爲地方苦累合無通行五城除眞正人命叅
送法司外一切自縊服毒投水並餓死等項惟令屍

親總甲具呈卽准釐理間有死者踪跡不明許批廉幹兵馬单騎相驗勿得搭棚雜費以滋煩擾尤不許混批兵牌致失初情且開賄賂之門伏乞 聖裁二曰夫馬漸濫照得夫馬之投自有會同舘額設五城何地御史何官乃討夫馬者相沿爲例在于人者如執左券而索宿負在于於人者如應驛使而供差遣曾不思言官職司糾察馳驛尚當參奏奈何假正經公費徇他人私情况雇夫一 站價銀一錢雇夫十名支銀一兩且半爲夫頭尅落窮民所得幾何利歸姦

猾孽自已作勢不得不藉　明旨嚴禁革也其他設
廨有票取物有票種種擾民難以枚舉合無今後不
拘　臣衙門及各衙門俱用關防文簿照票登記毋於
推城交代之日即將原簿繳都察院堂上仍依樣另
謄若干本咨各衙門設廨取物者堂官知會此於適
同之中微寓撙節之意庶根本之地不至重困而瘡
痍之民賴以少蘇伏乞　聖裁三曰監倉漸溷照得
本城設有監倉中間監有牢頭倉有倉夫皆魚肉犯
人者　臣受事以來未曾收禁一人但衙門舊規皆各

城各坊各應每將輕犯徑送監倉有經年不結者語
曰活軍而死徒言監倉之苦也況所犯未必徒罪任
從身斃囹圄心則何忍　臣以為監倉當各置一簿用
印鈐蓋凡衙門發送犯人明登簿籍倘有死亡即報
臣衙門移咨原發各衙門堂上知會庶犴狴可免濫
收而窮民不至冤死矣伏乞　聖裁四曰打卯漸費
照得總甲兵牌各有工倉房牙盜賊關係地方責令
打卯猶謂有因其餘屠戶僧道保識錢戶當鋪故衣
銀匠花袍鄉長小脚倉夫番子炭戶煤戶媒婦牙行

雜行帽行枋子土夫與夫端公水戶等項共筭登簿
八百餘人原無工食打卯何為臣見各行每人至期
執結一紙值錢一文覔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
亦有本人不來而雇替者還得十數文不等總論雨
人費錢計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
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兩況打卯不止本城
各處不止八百而四城並戶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
司房及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大興縣等衙門不知
幾千百人每月四十餘次猶有幾處實結狀者即本

衙門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刁勒需索更當何如倘或一朝失誤百般凌虐夾撻挾騙更僕難悉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緝報一番增擾一番費錢又爲不貲矣除此於各行無干如屠戶端公等八百餘人即行文本管衙屬吏目徑豁免外仍乞勅諭都察院嚴示別城並知會各衙門從長酌處務嚴打卯之弊勿使多事之擾則善矣伏乞

聖裁五日傳免斷多矣身號優免多寡不同自勳戚以及各衙開任等官舉有　明旨何容復贅近來衙

面如故房額短少以致原編銀兩正支不敷一切取
辦詞訟小民因而受累先年題准積餘解部濟邊之
說豈虛語耶此酌定房號存革難以徇私濫免不可
不一申飭伏乞 聖裁六曰徵收漸重夫房號每房
一間收銀四分此係定例何得增減今乃令額外多
收至加四加五甚且遞同成何法紀合無飭各州縣
條編收錢之制按季呈本城御史照依時價每兩換
錢多少仍候五城會同批允方許追徵此無他故收
銀則等可增重收錢則數難明加且以此轉給各役

工食亦疏通錢法之一便也伏乞　聖裁七曰更名
漸擾照得都會之地人煙輻輳房屋買賣固所時有
但彼賣此買須更此名乃書辦預得常例日逐用有
掛號中間實買實賣者固多亦有假託勢豪而影射
者更有覬望巡城而覬覦者種種姦弊不可勝窮合
無比照大造過割之例每月定於二十九日房牙帶
同買房本主執拿原買文約面審驗過方准僉更庶
事有定規日有定期而打點之風可少息矣伏乞
聖裁八曰犒賞漸濫照得本城額設吏書四名每名

月支工食九錢每年應給銀四十三兩二錢今止三人應役而得四人工食不為不多乃推城一番犒賞一番管城一番犒賞一番管城者舊規三人四兩推城者舊規每人八兩年終推管幾次其數屈指可數至於本城帶管存恤鹽法不在此數一切接文需索常例亦不在此數臣每拈筆僉判不覺痛恨以小民之膏脂塡積蠹之谿壑誰爲作俑至於此極且臣北城額外房銀止二千餘兩近值清明上陵中火夫馬並各項額外雜支非六十餘兩不敷他日犒賞出自

何項臣既不能額內那借亦必不肯分外椽求無已則各役之濫賞獨不可少減乎合無通行五城酌議裁處即臣任怨任謗所甘心焉伏乞 聖裁九曰賢否漸淆照得各坊每歲年終舉劾往例昭然每遇推城之日出一考語行一獎勵仍將考語咨送吏部蓋爲各官黜陟計耳至於一次獎勵一次給銀而各城舊規有領銀者又有舊規不領銀者事未歸一終屬未妥況城務每季一換過給似爲冒濫即在外有司從來未有一月一獎勵者不可不議裁也再照各官

以人背起家見膺京秩當此覃恩慶典叨承綸綍新榮宜何如竭力報效朝廷乃中間自愛者固多而不自愛者不少姑無論其潛通賄賂妄逞威權且如無精壯徒役充弓兵每一兵馬名下有二三十人甚至有四五十人者竟不意若輩並無工食白手應役而狠吞虎噬何所不至即此一節斷不得爲好官矣一槩優擬胡以示勸合候 明旨令各城御史分别等第嚴加考覈果有眞心實政造福地方而秋毫不擾民者爲上等不然而操守可議縱役爲非亦須據實

明詮聽銓部處分如是則賢者知所奮勉不肖者知所懲創何愁都內之民不安枕也仍望嚴諭各官奉公守法交相砥礪一切服舍輿馬之類各宜安常蹈矩不得越禮犯分亦今日救時之急務也伏乞聖裁十日訟獄漸興照得房號既多優免額外費用不繼故事城上例不成招原無紙贖惟有賭博贓物變價貯庫充各項使用此舊規也實弊規也夫開場賭博之家啜賺幼年子弟陽伺陰擠扛幇誆騙盡法處治何足深恤但律文財物估價入官不分首從各杖

八十惟加號爲首者兩月爲從者一月富家子追贓容易誰肯帶枷而囑託央求勢所必至復有一種無賴光棍知此律意故將自已敗子奴隷串同夥黨假捏賭博出首多人及批司坊索錢買免所得不貲更有無藉番役篤言拳賭唬嚇愚民此皆地方之大蠹亦濫訟之流生禍也今後除一面禁約賭博外仍一面嚴覈指稱賭博兇徒不得槩爲准理波及良善乃清源正本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

風紀重地署虛無人敬循職掌懇俞考選以便

差撥疏　張嘉言 都察院經歷司經歷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設十三道御史上備諫諍下資糾察關係

治體非淺鮮者故額員一百三十非備官也有一差

方設一官缺一官即廢一事非若他曹可代攝者設

左都副僉都御史以至董率設經歷一官以司差撥

非贅員也每應差御史本司查照臺規坐名請於堂

官堂官請於　皇上臣差撥不謬堂官不得而易之

臣據堂官疏請不謬　皇上不得而易之一事權也乃

邇來臺規漸滅盡矣舊例每御史出差 臣 堂官開列正陪職名上請 臣 引兩御史陛見 皇上親發玉音差遣領勑行事近以衙門人乏每差有正無陪矣甚至正陪俱無不俟報命差上換差矣豈紀綱之地昔重而今輕矣乎往時行取三年六番今十年不得旨考選朝上夕下今三年不得旨 臣 堂官憂之心碎爭之舌敝露肘捉襟不得不為此權宜計耳而權宜非舊規也舊規之壞始有權宜問誰壞舊規則自沈一貫柄政始所謂舊規者非獨 臣 衙門有之諸司皆有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內自部院府寺翰林科道郎署外至藩臬郡邑無一官得守其故者矣內自大小九卿侍從臺諫外至監司守宰無一人得究其職者矣政刑之宜舉者無不濡遲廢閣而因以變更之人才之宜用者無不積滯困頓而因以擯棄之有以咎一貫者一貫曰此上皇上之獨斷也夫皇上聖明希踪堯舜獨稱法祖豈肯將祖宗之良法諸司之故事而盡廢之豈肯將大小百執事之官四海九州之人才而盡錮之豈尺童子皆知其不然所以萬戶

嘖嘖指摘一貫至今不絕去國之遺議即千載青史之公評矣使彼當時光明正大引用正人恪守成憲豈至是哉殷鑒不遠今輔臣萬不其然須以揭帖催請考選諸臣 皇上有稍俟檢發之旨矣臣伏而思之輔臣之於言官可謂極其苦心 皇上之於批答可謂極其委曲而聞之道路反疑而不信也似謂皇上不必委曲輔臣不必苦心但一批發而天下之事畢矣不必委曲而委曲不必苦心而苦心此天下之所以疑也辟之人與人相與自有常行之禮常談

之話宜一揖而止而遜讓不已本數語可了而寒溫不休豈不使人疑乎夫　皇上所以不必委曲而委曲者只欲明寫出獨斷之意見批發遲速之皆由上也輔臣所以不必苦心而苦心　者只欲歸　皇上以獨斷見批發遲速之權總不由已也臣　以爲凡事宜務其實不必避其名以　皇上聰明神武之資輔臣協力贊襄之賢但使一朝之間雷動風發凡數年遲滯塌弛之事盡數批行數年沉積困頓之人盡數序用則天下之人共聞共見　皇上不必自言獨斷而

誰不信爲獨斷也就使輔臣時得補出甫之衮進越
昔之牘而無害於獨斷也輔臣不必自避有權也而
誰敢誣以攬權也就使長安時開公孫之閤佩文穆
之袋而無害於有權也今以明明之天子處心積慮
憂天下之不信不啻三諭五令告天下以獨斷嚴嚴
之宰臣攢眉蒿目懼天下之見疑不啻十疏九揭告
天下以無權何道本至易而反難之哉肯如臣言頃
刻之間 皇上使爲堯舜輔臣便爲伊周舍此不爲
而徒增天下之猜想口舌何爲者也今三輔同日共

事改絃易轍正惟此時臣見天下之事敗壞至此一腔熱血無地可灑但恐不知臣者以臣爲建言干進故欲吐而又茹而終不能自禁者以臣主差撥而無御史可差命曰溺職臣本廳官而代御史侍班命曰越俎眞有不能覥顏就列者故就事論事而稍推廣之其實止十之二三耳惟

皇上留神省覽臣言速賜批發考選諸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然

皇上既言稍俟而又濡滯既言檢發而部院見疏寢閣郎

皇上無以自解而安能解天下之疑輔臣也臣愚不

識忌諱一念朴誠無非爲　皇上爲輔臣耳但使臣
言得行羣疑盡釋一日可致太平即嗔臣戇直而重
加斥逐自甘之如飴第恐悠悠之口詭云因臣之言
而批發反緩則前輔臣所以愚天下而因以自愚者
今日豈其然哉

禁地萬方之極臺綱衆正攸關積弛可慮代攝非體疏

蕭瑞麟都察院司務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一介草茅仰蒙 聖恩叨補憲所班聯臺末臣自去年入署僅覩御史數人不意紀綱重地而豸繡威儀稀如晨星迄今二年秩滿者先後陞遷現在侍班者止有二人又且各攝多差朝夕拮据于是臣等各廳奉堂委輪入侍班非制也萬不得已因厪之而相代也臣每戴星而入輒見長安門內外守衛官軍於

御史入則嚴憚森列於廳官入則玩忽逋散以天顏
咫尺之地而宿衛懈弛警蹕疎違出入待漏成何景
象臣安得嘿嘿以處于此恭惟 聖祖創制御史秩
卑而居清要爲風霜之任額設南北臺臣一百四十
員出則巡視方岳入則彈壓文武故履是任者執法
澄清賢奸以辨 朝廷以肅如張綱埋輪于都亭而
豺狼莫敢縱橫如桓典乘驄于京師而宦官莫不畏
避有殿中御史之李巨而東晋之貴戚褫魄有章服
嚴肅之徐陵而文帝之介弟流汗方今 聖明在上

師濟在列乃睹九陛之近雙鳳之下隊仗不嚴趨蹌不謹擁衛不備觀瞻不肅禁地如此則邦國當何如乎宿衛如此則營壘當何如乎此固人心積弛皆由臺察久虛無所約束於上自爾漫縱於下可見代攝之人必不能以整肅而臺綱之舊必不可以些須雖然不過就侍班一事而論耳今日事勢極其窮蹙實治亂汚隆之一大關焉開直言廣視聽治之兆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萌也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疏論延齡姦佞陸贄等無罪德宗命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宋英宗命内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煽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數千言直德秀曰公論國之元氣也

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沽名無任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也本朝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于朝士論兩高之嗚呼自古及今未有不重諫臺侍從之列論思弼違之任而能久安長治者此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本朝甞以新𣗳進士選除諫議取其英氣𨓜上銳志勃發而正德末年大臣有以新進敢言爲忌者遂沮格不行今者考選臺省諸臣舉諸中外之積資得諸千百之什一而視額設之數尚不足半奈何使之留滯也將欲摧之而忠肝義膽必不能摧將欲疑之而懷瑜握瑾實無可疑然則用之豈猶爲驟乎遲之豈猶未極乎臣追惟昨歲六月臣堂官疏請八月初二日部院考選日居月諸轉盻一年　聖明如天運于上天風爲姤君臣相遇一時渙汗宇宙間撓若

轉圜易于建瓴誠念法行自近朝叅不可不肅瀝粤
遼左之告急畿甸各省之乏差輔臣部院之連章累
牘一字批發貽千載之美談十年曠典作多士之忠
讜直臣進而言路益開公論伸而元氣愈振仰不負
聖祖設官分職之意俯不愧歷代納諫求言之美何
其盛也抑臣猶有請焉四海雲霓之望久矣今嘖嘖
屬意者僅有輔臣一線之路可以回天至于輔臣以
去就爭之良亦篤矣而識者尤謂其推轂未極其精
誠情境或涉于微嫌名求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

勞而實姑免人言至於擬旨由機密孔昭則輔臣將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　皇上眷留輔臣不在處以優崇而在察其心跡輔臣報答　皇上以身事君者爲險而以人事君者爲弘宰執臺諫義固相須股肱耳目本同一體此蓋太平之所託汚隆之所由分者也

臣服習憲度目擊時艱居職陳言有所厚望伏乞

聖明垂察天下幸甚